

卷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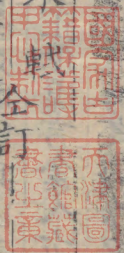
名臣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虞允文 陳康伯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鰥且疾跣步不忍離左右父沒始登紹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

朱允文虞允文

一

二十三年進士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以中書舍人趙逵薦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言四川財賦科納之弊帝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脩汴已有南侵意而朝廷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允文乃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豫備禦未幾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還言金人方運糧造舟而亮又有看花洛陽之語請脩淮海之備除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時三衙管軍以宦寺克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于奸臣則落于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官和明受厥鑒未遠帝大悟立罷之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于是聞金人當窺襄漢朝議遣成閔為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以禦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不聽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然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璫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于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惟康伯力贊親征已而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遂盡失兩淮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洲時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以允文叅軍事適朝命成閔代錡李顯

忠代權義問乃使允文往蕪湖趣顯忠友權軍且犒權軍于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皆曰願死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坐待顯忠必悞國事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中建黃屋偵知金人以明日濟江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虞文陳康伯

三

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時俊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爭先奮節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鱸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曰敵今敗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緇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旣而敵

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卽復書言
權已置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
怒遂焚龍鳳車而趨瓜洲李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
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
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甲申允文至京口楊存中成閔
邵宏淵諸軍皆會不下二十萬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
之允文乃聚材治鐵改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遣張深
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
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

虞文康伯

四

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乙未亮爲其下所殺
帝聞允文之績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
裴度也詔往兩淮措置允文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
月以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旣死彼國方亂天
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
文至蜀與大將吳璘經略中原遂進取鳳翔復鞏州孝宗
受禪用史浩議欲盡棄陝西退守蜀口允文言恢復莫先
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
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

爭之不能得隆興元年史浩相遂爲詔書棄地及允文入對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且言今日有八可戰帝曰此史浩誤朕也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方遣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不從遂乞致仕罷知平江府卒棄唐鄧二州二年金兵復南下帝乃貶思退悔不用允文言乾道元年陳俊卿薦允文可大用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議事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三年吳璘卒擇代帝諭允文曰無以易卿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允文過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

虞允文 陳康伯

五

郢奏築黃鴈山城過襄陽奏脩府城至蜀尤以軍政爲急關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握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之兵先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與洋義士者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使先官軍死亡畧盡允文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各分給官田俾得振業卽蜀十四郡告飮所施荒政凡六十五事五年八月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好薦知名士及
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
帝皆收用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
公武李燾皆允文所薦也帝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俊
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俊卿以奏畱
龔茂良帝震怒允文請對極論帝意稍解乃命俊卿判福
州後聞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
文謂金方愨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
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累疏懇陳七年正月始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虞允文陳康伯

六

詔立恭王惇爲皇太子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
銓薦朱子帝以問允文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朱子
朱子不至檢校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
金使入見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使跪
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因諭之曰大駕
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四
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
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母聽其去帝爲出之敏允文言
之敏端方乞召歸以闢言路帝歎其忠厚會命選諫官允

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二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于時帝久不報。而會覲薦一人。卽賜策擢諫議大夫。允文爭之不從。方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先是蜀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衆。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在蜀一歲。淳熙九年卒。後四年帝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允文之効也。詔贈太傅。諡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嘗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唐文陳康伯

七

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幸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因請擇將。帝嘉納之。知泉州。海盜間作。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起知漢州。召對。除吏部侍郎。

郎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二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十之一二備水旱復兼刑部前坐爲檜所陷未及洗滌者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有沒多賴之累擢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及金主亮南下議舉兵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慶文陳康伯

諸城門。烏鐻率遲常時。人待以安。敵迫江上。命楊存中就康伯議之。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稍安。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遂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允文遂破金兵于采石。金主亮為其下所殺。金師還明年。金世宗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于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虞允文 康伯

九

伯奉冊。孝宗即位。以病求去。不允。明年。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慰勞甚勤。隆興二年。金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起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事危急。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耳。道聞邊遽。兼程而進。至闕。詔子壻扶入。見減拜。賜坐。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止月。丐歸。章屢上。不許。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慶

元初。配享孝宗廟。廷改謚文正。

論曰方金主亮之南下也宋承秦檜秉政之餘奸回在位忠良黜遠武備廢弛人心離散是以敵兵甫臨江淮糜潰微康伯定議于內允文決策破敵于外宋之為宋未可知也當是時守江之兵既退上流之師未來羸卒數千不足自供而全人強旅百萬即日渡江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詎足爲喻允文不避死亡之責臨機制變遂破敵兵安社稷雖謝石之振淝水未有若斯之烈也使用其言于敵兵未起之前增脩守備則兩淮不至失守使用其言于敵兵方來之時專固北戶不分兵襄漢則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虞文陳檜

十

江上不至無兵既失之于前復能收之于後此所以爲難乎允文同時二三賢相而恢復之功不就者非其才之不能也遭金世宗在位百度脩舉無隙可乘宋雖得賢明之佐曷由扼其吭而奪之乎康伯處置大事安重不移徇國忘身老而益篤其亦賢矣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閩之興化人功莊重不妄言笑父亡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火太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在皆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忍自解以重人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予散秩檜死乃以校書郎召。時孝宗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陳俊卿

十一

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累遷殿中侍御史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劉寶總戎京口恣掎克二人皆抵罪。湯思退專政時冬日無雲而雷俊卿言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及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復請對力言之帝悟卽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命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

安輯流亡。金世宗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議本非得已，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獻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銳意興復，以俊卿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而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乞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陳俊卿

十一

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亦召還，復陳十事，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以俊卿參贊軍事。張浚謀大舉，俊卿以為未可。已而邵宏淵軍潰，還言者附湯思退劾浚。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則別選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議者但知惡浚，不復為宗社計。疏再上，帝悟，命浚都督，且名為相。浚卒，為湯思退尹穡所擠，出視師江淮。俊卿亦罷奉祠。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除吏部侍郎，因言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

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尋授吏部尚書初帝在邸時好鞠戲俊卿嘗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至是將獵白石復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帝喜白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俊卿具以邁語質于帝帝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遂出淵覲于外中外稱快焉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陳俊卿

三

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卽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獄拜俊卿參知政事四明獻銀鑛將召工卽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者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因劾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于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帝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

城壁還妄有所薦。又傳旨增築城垣。俊卿請于帝知其詐。卽請誅琪。琪坐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官禁細微事哉。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凡奏審者。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也。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帝曰。朕豈以小人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陳俊卿

古

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琪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琪。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琪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卽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帝色悔。久之。四年十月。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于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

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時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相五年正月帝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是歲措置兩淮屯田俊卿奏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守城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帝以爲然即詔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陳俊卿

五

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陵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帝御弧矢弦激致目眚俊卿奏陛下志圖恢復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豈在區區騎射于百步間哉願以爲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帝曰覲意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陛下去此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于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謝允文亦慚猶爲之請

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

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帝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俊卿自是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請去益堅遂以觀文殿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以脩政事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遣使卒無成功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于治盜海道晏清明年請祠歸第敝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惇熙二年再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陳俊卿

六

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帝曰卿言甚當陛辭復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帝曰扞則不敢覲時或有請朕多抑之目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尋除少保。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四。手書示諸子。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帝聞嗟悼。贈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于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子。屢嘗論薦。其卒也。朱子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于學。朱子為銘其墓云。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陳俊卿

七

論曰。俊卿守正不阿。而明達多特識。善持國家大體。方之前人。蓋李沆王旦之流。前後居相位者。莫能及也。晚遇孝宗。致位宰輔。再期而罷。未及施為。然規模宏遠矣。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命對策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策幾萬餘言帝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親擢第一學者爭傳誦以擬晁董策中有言鋪翠已禁而中外首飾自若豈法令不可禁乎抑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行于外乎帝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授紹興府簽判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王十朋

六

朋身兼四者遂以應詔召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位之中坐企人渝盟十朋言禦敵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按閒置散或老于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楊存中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于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于僧伍高爵濫于醫門諸軍承受威

福自恣。甚于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監諍。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帝嘉納之。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籛、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太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上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陛下當思所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累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王十朋

十九

遷侍御史。帝問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十朋見帝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志在興復。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奸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

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奸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
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
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
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
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旣降宜速加
爵賞以勸來者帝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
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倡異議十朋疏言陛下立
志恢復固不以一勳爲羣議所搖然異議紛紛浚旣待罪
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王十朋

三

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
适請故學基益其圍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心移
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
衆葺其橋以王公名之又移湖州名對劉琪請留之帝曰
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
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卽請祠去起知
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初貢闈至是又爲泉建之凡歷
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

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戒俾之自新民

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爭償。訟至庭。溫辭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
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卽至。湖久雨。入境。
卽晴霽。凡所禱必有應。其至誠所感如此。遇疾。累章告老。
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諡忠文。十朋事親
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
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
唐介自比。朱子張栻雅敬之。

論曰。觀十朋之言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語云。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王十朋

三

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有是氣者。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其于物也。不約而信。不令而從。成功立事。非可以意擬。
言談而數計也。十朋若用于時。其幾于是矣。

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于縣。父善。應以純孝篤行著稱。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著作郎。知信州。徙台州。入爲吏部郎。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于德壽宮。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用。帝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至張說始廢。汝愚謂東西二府。朝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趙汝愚

三

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密院何獨不然。帝命如舊制。脩撰。帥福建。陞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利。請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爲邊患。汝愚以計分其勢。帝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授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帝于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成。而風雨暴至。帝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

夕疾作壽皇倉卒至南內問致疾之由有所戒責及帝疾稍平不朝重華宮至會慶節上壽及冬至朝賀皆不出汝愚往復規諫帝乃與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兩宮之情復通遷知樞密院事帝之疾生于疑畏聞汝愚諫輒悟入輒復疑汝愚患之五年春壽皇不豫夏五月疾日臻丞相率兩府請帝詣重華宮侍疾帝輒疑遽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帝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出于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壽皇聞之憂甚使秀王伯珪傳意令復入侂胄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都門也因自往宣押宰相乃還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趙汝愚

五

六月丁酉夜五鼓壽皇崩中書將以聞汝愚慮帝疑不出持不上及朝乃以狀進帝許過北內至日昃又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因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報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是時正與汝愚以國本係乎

嘉王欲因簾前陳宗社大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

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
欲與聞大計。議竟格。丁未。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
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
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
學士院降詔。是夕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
佯仆于庭。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
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可使輸腹心者。會尚書趙彥逾
至。汝愚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及內禪意。
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謬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
某當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
所俟。願亟往。汝愚不敢入室。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彥逾至。
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與徐
誼。葉適。謀可以白意于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侂胄屢奏
不獲命。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
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曰。聖人讀
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
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
夕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

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奸爲之。禮報侂冑，令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翌日嘉王入臨。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等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歷代名臣傳

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言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賴太皇太后主張。又言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官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

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乃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卽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除汝愚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汝愚裁抑僥倖。進引賢士。中外引領望治。而韓侂胄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用事。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加汝州。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趙汝愚

三

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壽皇將攢汝愚議。攢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府。命汝愚爲右丞相。汝愚力辭不許。汝愚方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朱子白汝愚以厚賞酬侂胄。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朱子因講畢。上疏諫。諍遽出內批。除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內批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布滿言路。汝

愚益孤。于是陳傅良、劉光祖、吳獵等先後斥去。羣儉和附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擢其黨李沐爲正言。沐嘗求節度使于汝愚，不得。至是承侂冑意，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遂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旋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兩宮隔絕，國喪無主，人情洶洶。汝愚不避殞滅之禍，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并劾祥簡罷之。大府丞呂祖儉、太學生楊宏中等皆訟汝愚，寃侂冑。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趙汝愚

三

既陷祖儉、宏中等，益忌汝愚，誣以不軌，責靈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鏐所窘，暴卒。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朱子、張栻、呂祖謙等之言，皆欲次第行之。未及而去。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宋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甚薄。爲少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猶然。侂冑既誅，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朝，詔配。

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

論曰宋之輔臣最厚于朱子者二人陳俊卿之相朱子與書所以望之者甚至及其卒也數千里往哭之晚遇汝愚與俱興廢二人操行若不同至于辨義利之機密誠偽之介皎然明白不以利害動其心者則二人之所同也汝愚爲相欲以所聞于師友者次第行之若使得遂其志其亦非小補也歟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

趙汝愚

三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一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孟珙 一

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攻棗陽珙登城射却之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理宗朝累官至京西第五副將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剗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

漚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歲收十五萬石
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四年升京西
兵馬鈐轄六年元將那顏侏蓋追金主守緒逼蔡朝命檄
珙戍鄂伐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等相犄角欲
迎金主入蜀鋒甚銳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
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
俘其將士得戶十二萬有奇授江陵府副都統制金人旋
犯呂堰砦珙趨軍擊破之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馬牛橐
駝不可勝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鄧守移刺璦奉書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孟珙

二

降得縣五鎮二十二馬步軍萬五千人戶三萬五千珙入
城撫歸附之人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
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
招其徒以殺其勢七月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得破
砦良策遣將分攻各砦來歸者萬二千餘人與金人遇三
戰三捷招降金將及金軍五千人料武仙必登岵山窺伺
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其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揮旗伏兵四起殺其將擒七百
餘人棄鎧甲如山珙進軍至小水河劉儀還言仙謀往商

州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葺食啓行。晨至石穴，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分兵進攻，九若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元兵遣人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行，盡護諸將。鼓行而前，金人敗却，追斬千餘級。侂彥遣三將來迎珙，約爲兄弟。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空圍，決堰水，布虎落，進逼石橋，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爲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孟珙

三

固。外卽汝河。珙激勵將士，決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端平元年正月，降者言城中已絕糧。三月，珙下令諸軍銜枚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中，降其丞相等官。門西開，招侂彥入。金主已自經而殂，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兼知光

州黃州至黃增埠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
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
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
攻襄陽隋守荆門守郢守皆棄城走復州施子仁死之江
陵危急詔浴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
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渡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
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
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
男知江陵府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分兵入漢陽淮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孟珙

四

甸蘄舒守臣皆棄郡走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
糧械攻黃州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
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九人
以狗二年升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
制司擣襄郢于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劉全戰于
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皆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
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譚深復光化軍息蔡
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萬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

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捷。珙奏言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時元兵欲大舉臨江。而大將塔海等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諸將據險守隘。劉義戰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元兵乃退。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棚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會諜知元兵于襄樊間集衆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孟珙

五

布種積船材于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元兵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

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元兵分道入侵。珙遣李得帥精兵四千往援淮東。而令諸將各守其處。不許失寸土。諸將稟令。惟謹。拜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也。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撫四川。道過珙。璣以重慶積粟少。餉屯曰。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孟珙

六

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又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渡。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

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蠻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益于事不聽。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元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孟珙

七

江陵府治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調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于易六十四卦各係四句名警心易贊。

論曰珙當宋事擾攘之秋每得一城復一郡則增兵置衛據關設險十數年襄漢之間所欲規畫者甚備。值時無賢宰凡事沮滯百不及一。及珙沒後元兵南侵以一

呂文煥力守襄陽阻遏其衝十年之中兵未及國乃知
珙之經紀上流其功實大也珙百戰百勝而兼長于治
國昔伊川論蹇之六二以爲事雖不可爲苟可以扶此
之衰難彼之進苟得爲之聖賢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
之于漢晉是也珙在宋末殆庶幾乎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孟珙

八

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理宗奇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闔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荆湖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代之，希賈似道意，求葵過失，乃以元夕張燈宴，設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乃以非理擲捨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汪立信

九

公也。遂投劾去，擢京西提舉常平，再遷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即嘉興治所，講行荒政，累官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為變。以潭為湖湘重鎮，勅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又移書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

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鄉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挾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今總計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九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江立信

十

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

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既至則建康守兵已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俄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告伯顏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汪立信

十一

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從眾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吳淵守鎮江其客黃應炎一見立信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共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淵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于難世以淵為知人

論曰觀立信所論著豈非保邦之善策哉非獨此時耳

用于數十年之前不為早矣天之生才也雖掩抑困躓

猶或偶用于一時或試之小以知其大猶不爲全無焉
如立信者遭遇賈似道非獨不得施行其大以經邦固
國欲偏制一軍以當敵人之衝亦不可得可慨也已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汪立信

三十一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自爲童子時，謁四忠一節祠，慨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說，凡萬餘言，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丁父憂歸，服闋，除寧海軍節度判官、元兵南侵，宦官董宋臣說帝遷都避之，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又上書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文天祥

三

極言宋臣罪，又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刑部左司郎官，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譏似道，似道怒，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遂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語及國事，萬里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明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

郊畿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
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
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援者吾故不自量力欲以
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則社稷猶可保也天
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老貲爲軍
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八月提兵
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性辭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
多奮發剛斷之義少呂師孟借敵人之勢偃蹇自恣乞斬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文天祥

古

以鼙鼓以作將士之氣又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
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
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
爲四鎮各建都督統御以廣西益益湖南而建闡于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闡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于番
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
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
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而吾民之豪
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

濶不報十月天祥至平江元兵已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
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州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
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
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雷
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
都城降元天祥以右丞相使軍中請和與伯顏抗論臯亭
山伯顏怒拘之比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
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
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與定計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文天祥

五

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歸兵言敵人密遣一丞相入真
州說降李庭芝信之使再成亟殺天祥再成見其忠義不
忍殺以二十人導往揚州四鼓抵城下聞制置司捕文丞
相甚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行入板橋元
兵又至伏叢篠中元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詳應解所懷
金與之獲免募二樵者以蕘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
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
以求二王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
陳宜中議不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

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濛取寧都參贊吳浚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瀨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于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濛亦提兵歸獨吳浚兵不至未幾浚降元來說天祥天祥縊殺之四月復梅州都督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自梅州出江西復會昌縣六月復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沐監軍趙時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文天祥

六

賞趙孟濛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就鄒瀨于永豐瀨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輦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為誰時

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
臬彭震龍張汴死于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
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
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
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棟文炳蕭敬夫蕭壽夫皆死
焉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謀叛執而殺之三
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
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
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一 文天祥 七

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
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
來再攻懿黨懿乃遁去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
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
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死官屬陳龍復蕭明哲
蕭資杜澥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俱死焉唐張栻後也
劉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冀可脫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
偽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強之拜
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

許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元軍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其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涕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肯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歸之京師。道經吉州，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京師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孛羅見之于樞密院，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文天祥

六

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孛羅曰：自古以來，人臣有以宗社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非也。予前使于伯顏軍中，被留不得歸，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何濟于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

冠方外乃王後翁
代為之清而史洪力至
相語謬甚

孫贊者來亦不夜嘗謂
江西親見丞相出師震
方整屐故亟欲報

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
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
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
囚之天祥于獄中作正氣歌以見志未幾元世祖召之于
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天祥益不屈乃赦之天祥留
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世祖求南人之才者王
績翁言無如天祥世祖即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
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
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文天祥 九
而盡棄之將安用我績翁欲約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
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
人于何地事遂已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
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
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
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世祖召天祥謂之曰汝何願天祥曰
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世祖猶未
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止之天
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寬謂史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

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昇天祥母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後。天祥博學。善談論。飲酒能多。而不亂。所居對文筆峰。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于詩。有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歎悲悼。一發于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文天祥

二

吟嘯集行于世。

論曰。天祥建議。分境內為四鎮。各樹重兵。以相掎角。與汪立信列衛江濱之策。皆為保邦之至計。使用之于未失襄陽之前。宋社可保也。即天祥建言時。苟用其策。亦可以遷延歲月。亡豈若是速乎。天祥早為賈似道所抑。終為陳宜中所擯。羈孤外郡。無尺兵斗糧之藉。虛假名號。招致豪傑。遂能以數千罷散之卒。克復州縣。震動中原。雖無成功之望。而事亦奇矣。所用之人。如趙時賞。劉子俊。鄒瀛。杜澣輩。間關擁衛。九死而不悔。士卒遭空坑。

五坡之厄前後喪失。雖死不叛。蓋其忠義足以感人。心制御足以一衆志。尚若用之于早。國雖搶攘。勢未傾危。稍出其十二三。運用舒卷。以過敵人之衝。則宋事未可料也。至于國破身囚。臨死生之變。從容無動于中。猶鳳翔千仞。俯視世間。非古所謂大丈夫者。孰能當此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文天祥

三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得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父徙鎮江自少才思清麗一時文人鮮能及之景定元年成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辟之幕中時天下稱得士者以淮南爲第一秀夫性沉靜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坐尊俎間矜莊終日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恒留之幕中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准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累擢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二年二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還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道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卽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陸秀夫張世傑謝枋得

三十一

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一悲動者屬并澳風端宗以驚疾

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
古人有以一成一旅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
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
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
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
厓山破秀夫走少帝舟是時諸軍皆潰元兵四合秀夫度
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自負少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方秀夫在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陸秀夫 張世傑 謝枋

三

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
山破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事世莫得其
詳云

張世傑范陽人隸淮兵中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
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甚
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蕪草
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咸淳四年元兵築鹿門堡呂文德
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桂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元
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鉅鎖兩城夾以砲弩

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兵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元遣人招之。不聽。元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遂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是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朮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不及發碇。遂大敗。死者萬餘人。世傑奔圖山。疏請濟師。不報。元兵至獨松關。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陸秀夫 張榘 謝翱

三

召文天祥入衛。世傑尋亦入衛。加檢校少保。元兵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元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卽位。王世強導元兵攻之。世傑乃奉端宗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將唆都將兵援之。遂解去。旣而唆都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元將

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蹕居井澳深復來攻世傑擊却之因徙碭州其明年四月端宗崩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碭州不可居徙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明年元將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陸秀 張 權 謝 得

三五

海水飲之海鹹飲卽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夕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會元將李恒自廣州以師會弘範守厓山北二月癸未恒乘早汐攻宋兵之北弘範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遂大敗陸秀夫負少帝赴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始聞少帝亡撫膺大慟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

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
登忙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
今又亡我未死者冀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
豈天意耶舟遂覆世傑溺死焉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
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
去明年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
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又說鄧傳二社諸大家
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陸秀之

三

為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似道聞之追兩官謫居興國軍
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
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
夔有舊乃應詔上書乞通信師夔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
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
而回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南
下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
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
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

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求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元旣得天下，遂隱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

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今以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陸奕審撰

三十一

大夫不可與圖存，某之至愚，不可以辱召命。又明年，元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忙兀台義之，不強也。旣而宋故臣留夢炎力薦之，枋得復遺夢炎書，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之斯養卒，亦不可得。殷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

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枋得聞之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治病民顧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挾之而北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宗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于地終不食而死子定之負骸骨歸葬信州枋得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以植世教立民彝爲已任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陸笑張世傑謝得

天

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詩傳註疏行于世其北行也衣結履穿人嘗德之者賙以金帛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詞甚慷慨人傳誦之

論曰自古亡國忠臣死義未有如南宋之烈也其表表在耳目間者尚以百十數至于偏裨下吏弱子寡婦役夫走卒方外技藝之人蓋不可勝數也豈其流風善教使之然歟抑諸君子者首爲之倡有以激發其心歟秀夫世傑披草萊立幼君秉志金石與君國爲存亡故特著之枋得徇義于元既有天下十數年之後從容不撓

與文天祥相類。古之所謂難者。與平生好學執義善爲文章。其遭遇可悲也。餘不勝載數人者。略見其概云。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陸秀夫 張傑 謝枋得

完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二

高安朱 賦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安溪李鍾僑分纂

金

梁襄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登大定三年進士調耀州同官主簿
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名爲薛王
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臣聞上古帝王高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二 梁襄 一

城浚池深居遠禁以爲藩籬壯士健馬堅甲利兵以爲爪
牙今所幸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中夏降霜五穀
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行宮之制非有
深廣殿宇城池之固環衛周垣惟用氊布頓舍之處軍騎
聞塞主客不分攘奪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富者車帳
僅容窮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
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及乎秋杪將歸人疲馬弱糧空
衣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往來不測動踰旬月轉輸
移徙之勞飛輓逋逃之苦又更倍于前矣以陛下神武善

騎射固不憂銜檄之變。設若烈風暴至，宿霧四塞，翠華有
峭陵之避，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叅錯于隊伍，當此宸衷
寧無戒悔，矧乎行幸所過，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
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
唐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
而失邦。魏主拜陵近郊，司馬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離棄
宮闕，遠事遊巡，其禍遂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
在處已于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
區夏，亡遼得此，控制南北，坐享有年。況今有宮闕井邑之
歷代名臣傳

繁倉府武庫之實，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皇
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
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臣實惜之。昔唐宗將
幸關南，畏魏徵而遂停，漢文欲馳霸陵，因袁盎而遽止。陛
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嘗能罷中主之易罷。此臣所未喻
也。陛下曩牧濟南，日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上，臺榭
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可到。如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
山，冬夏捺鉢，左右喜談，以爲快樂，無乃非聖君所急乎。且
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

不多。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輜重浩穰，隨駕殆逾百萬。何故歲歲而行，使遠近困役傷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議者謂陛下遠監人主，多生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柔弱，故臨戰畏懼，束手就亡。是以不憚勤身遠幸，實欲服勞講武。臣以爲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危險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但欲習武，不必度關，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疏上，世宗納之，遂爲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無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歷代名臣傳

其行。然襄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煬帝失道虐民，民心旣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爲人上者，但盡君道而已，豈必深居九重，然後無虞哉。襄由是以直聲聞天下。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除監察御史。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以卒。襄生平練習典故，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早達至晚貴，服食常淡薄云。

論曰：史稱金始立國，卽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加以世宗之聽納，論議書疏，多可傳者。觀襄

疏亦足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致治于斯
爲盛若襄之賢亦翹然而傑出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二

梁襄

四

徒單鎰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人北京副留守烏輦子也金世宗大定中詔學士徒單子溫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設女直進士科取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除中都教授遷國子助教丁母憂服闋改國史院編修世宗問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對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兼有材力可任政事世宗曰然當以劇任處之累遷翰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徒單鎰

五

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卽位遷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尋拜叅知政事修國史鎰知章宗銳意于治平乃上書言臣觀唐虞之時其臣進言于君必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無因物以好惡無以好惡爲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九

弊謂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
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旣通則大綱舉而細目張矣。進尚書
右丞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知平陽府
事。尋改西京留守。永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拜平章政
事。封濟國公。時淑妃李氏內寵過盛。兄弟橫恣。詔以烈風
昏曠。連日問變異之由。鎰上疏言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
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遺道畔義。迷不知
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徒單鑑

六

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
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
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
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
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
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
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鈞取祿
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于近
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

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于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幾，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中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嘗問漢高帝光武孰優，張萬公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似優。章宗默然。蓋知其諷諫也。泰和四年，罷知感平府六年，徙河中兼陝西。安撫使尋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徒單鎰

七

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資卿勝算，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金主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乃命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葉祿瓦、搆刺等引兵出商州，與宋軍戰，連勝。宋王柎議和，乃退。守鶻嶺關。八年，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爲相，因太尉匡乃卿門人，不可屈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

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
修國史上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
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
庶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
章移刺叅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
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
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
不從其後失昌桓撫三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
至此頃之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聞胡沙虎難作將命駕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徒單鎰

八

入省不得進俄而胡沙虎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
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
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乃迎立宣宗即位進左丞
相封廣平郡王詔以足疾未愈侍朝無拜明年建議和親
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賴以撫集
不可罷乃止宣宗將如南京鎰曰蠻輅一動北路皆不守
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
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
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卒賻贈優厚鎰為人明敏方正學

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
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
大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論曰。鑑有學識。知治道能獻替。可謂忠矣。所論君臣上
下之間。五常五德爲政之術。儒者之言也。指畫兵勢。逆
料三州東京必至失守。若燭照焉。至其從容數語。遂定
宣宗則又功在社稷。不動聲色。而指泰山之安者乎。奈
何兩策不從。南都播越。使元人得以爲籬。而根本之地
盡棄。豈不惜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徒單鑑

九

完顏承暉

完顏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世職金世宗大定間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卽位遷近侍局使嘗夜詔開宮門召皇后妹夫吾也藍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善之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選除東京延平等路提刑副使改上京留守同知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累遷至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驕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完顏承暉

十一

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廢得官別無才能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况乃平章鑑之甥不能不涉物議章宗從之改知大興府事官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章宗聞而嘉焉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賂元妃兄富徹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杖遣豪民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兩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奏猛安謀克以下皆得權行的決俟事定依

例奏聞俄而盜賊渠魁稍就招降餘黨猶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使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深入勦捕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不可赭也矧齊人易動驅之入山此誨盜非止盜天下之山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言貨聚于上怨結于下不報改知興中府衛紹王卽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叅知政事駙馬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宣德行省尚書右丞叅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卽日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完顏承暉

十一

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胡沙虎伏誅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城被圍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右丞相都元帥徙封定國公留守中都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相托兵事悉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頃之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承暉以死固守遣人以攀寫奏曰七斤旣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期有濟詔乃趣諸路兵糧俱往赴救高琪忌其成功雖遣將分道往終無一

兵至者乃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約同死社稷而盡忠謀南奔承暉召帥府經歷完顏師姑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赤心相托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家廟召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引咎自歸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謂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二

完顏承暉

十一

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為書以從兄子永懷為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舉家號泣不能仰視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徐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安石以遺表至行在宣宗設奠于相國寺哭之哀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官其嗣子及長孫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奉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

友蘇公平章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論曰完顏承暉骨鯁大臣也居恒則方正著聲臨難則從容盡節非學養素優忠貞貫乎金石者能有是耶觀其自言五經皆經師授身體而力行之不為虛文嗚呼亶哉嘗考金末忠節諸臣或自殺或戰死或被執不屈難以悉數有完顏陳和尚者嘗以四百騎破蒙古兵于大昌原時稱二十年來戰功第一及三峯之敗詣蒙古營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完顏承暉

十一

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將欲其降不可斫足脛折之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噴血大呼至死不絕又宋元兵入蔡州完顏忽斜虎聞金主自縊謂將士曰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我輩獨不能耶于是叅政以下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此皆非常忠烈之士而承暉為最先又行能最著故表而出之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一終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十三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儔分纂

元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耶律楚材

一

卜之說仕金至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讎君耶太祖重其言置之左右呼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太祖西伐回回禡旗之日雨雪三尺疑之楚材曰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金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殂夏人常八斤善造弓每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用弓匠爲天下豈可

不用治天下匪耶。太祖聞之喜。日見親用。每征伐必命楚材。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也。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用活萬人。是時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耶律楚材

二

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石林成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請禁州郡。非奉蠶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遣楚材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先是西域曆人言。五月望。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果蝕八分。至是。楚材以金天曆。曆不應天度。乃製庚午元曆上之。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

親咸會議猶未決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
睿宗者太宗親弟也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
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及即位王率
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元朝
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初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
赦令楚材從容爲太宗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
且條便宜十有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
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
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肆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
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
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
獻禮物爲害非輕宜禁斷太宗悉從之惟貢獻一事不允
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矣楚材又奏曰陛下將南伐
軍需宜有所資誠均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
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宗曰卿
試行之乃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
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進廩籍及
金帛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

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于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理民事，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于宗王，宗王請殺之。太宗不聽，屬有訟咸得卜者，命楚材鞫之。楚材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太宗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長者也。汝曹當效之。中貴可思不花奏：徙西京宣德萬餘戶以充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太宗可其奏。壬辰春，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必殺之。汴梁拒戰久將下，大將速不台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意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止戮，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凡百四十

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收太常禮樂生及聘召名儒。乃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連坐。楚材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太宗悟。除其禁。金之亡也。惟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忽都虎等籍中原民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朝議將以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又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又曰。不可。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鑿戒。今卽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太宗皆從之。時議裂州縣。賜親土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

與之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太宗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觔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觔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觔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又請覈之以為定制太宗嘗執觴賜楚材曰朕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得安枕者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耶律楚材

六

卿之力也楚材復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太宗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

明驛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道士結中貴楊惟忠虐

殺其讎之黨二人。楚材收按惟忠。太宗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曰：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臣備位公輔，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乃溫言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于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太宗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耶律楚材

七

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宗意乃解。太宗好酒，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太宗悟，語近臣曰：汝曹愛我，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勅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歲有增羨，至戊戌增至一百一十萬，其後富人劉忽篤等請以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至是奧都刺合蠻又請撲買課稅，增至二百二十萬。楚材極力辯諫，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太宗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

爲百姓哭耶。姑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用窮。自此始矣。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不妄也。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或從容諷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也。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法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請肆赦。太宗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翼日而瘳。冬十一月。太宗將出獵。楚材以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曰。當有驚擾。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令授甲。欲西遷以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果定。時奧魯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皆畏附。獨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填行之。楚材曰。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因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于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卒。年五十五。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者。后命近臣覈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論曰。天生斯民。則并其所以生養之具。而並有之。金木水火土穀桑麻之類。民所賴以生者。與人而俱生。而其于人。也。農圃醫卜。及百工。一切養人之具。其始為之者。無所師授。心通其理。制為定法。以垂于後。蓋天人之際。道之自然。自古及今。常如此者。非偶然也。耶律楚材遼之種姓。生長于金。而元之太祖太宗。拔起而大用之。數十年之間。上自文武經略。立國規模。錢穀兵刑之制。外及律呂星象。工械技藝。靡不畢具。大要以仁心為質。而正直忠厚。才智淵深。古名臣中少有倫比也。故能使軍國有章。上下有體。無分爭鬪暴之患。民安國富。再傳之後。奄有九有。豈虛乎哉。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為官族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元兵取邢以其父濶署州錄事歷兩縣有惠愛秉忠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令史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過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入天寧寺為僧世祖在潛邸召見秉忠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屋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劉秉忠

十

祖大悅之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服除復被召上書數千百言其略謂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民致逃竄宜比舊減半就見在之民以定賦稅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人宜施以教令使之知法則犯者自少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官民債負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弊所負及

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開發。關市津梁。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為定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難得之貨。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甚可惜也。宜從禁治。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耘。宜差勸農官二員。率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策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劉秉忠

十一

次之。天下莫大于朝省親民。莫近于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與魯合蠻于諸稅舊額加倍。權之民無所措手足。宜罷繁碎。止科徵。勿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

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實國家養才勵世之大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餘並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故天下不勞而治今新君卽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劉秉忠

七

治之猶可完復乃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叅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于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正其衣冠

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大保參預中書省
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
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
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初帝命秉忠
相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
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
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為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
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二
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劉秉忠

十三

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
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
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
出內府錢遣官護喪葬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
後贈太師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
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為詩蕭散閒淡如其
為人有文集十卷

論曰秉忠當出處之際蹤蹟甚奇方其棲心方外放浪
山澤間寧自知遭時遇主出素蘊以綱維一世垂之無

窮哉昔范蠡泛舟觀兵強吳李泌衡山之逸客再定兩
京光復唐室秉忠豈其流亞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劉秉忠

十四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不凡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方讀孟子間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由是知名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廉希憲

五

籍爲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至是憲宗惑于讒命阿監答兒劉太平檢覈所部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王師渡江俘獲士人宜遣還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啟世祖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從之

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希憲復以天時人事贊世祖
早定大計明日世祖遂卽位先是漢地分爲十道世祖乃
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是時劉太平霍魯
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各懷異志劉太平霍魯海潛入
京兆謀爲變而渾都海遂舉兵反殺所遣使者遣人約其
黨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來會又
約劉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卽遣使掩捕劉太
平霍魯海等獲之盡得其謀置于獄乃使劉黑馬誅密里
火者汪惟正誅乞台不花具以驛聞復命汪惟良將秦鞏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廉希憲

六

諸軍討六盤惟良以未得旨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
授之曰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
更戍及餘丁使蒙古官八春將之謂曰君所將未經訓練
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
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劉太平等于獄方出迎詔乃自劾停
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
謂行權此其是也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曰事當從宜
勿拘常制西川將紐隣與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
之繫其黨五十餘人送二人至京兆竝請殺之希憲謂僚

佐三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心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為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于是將校兵士人人感悅果得精騎數千八春將之而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人心危疑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與戰于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時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廉希憲

七

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勅軍吏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禁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付于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召還拜中書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劾名實汰迂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舉典章文物粲然可考

當時翕然稱治又建言國家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子孫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帝謂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懷愧多矣今日少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良之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奈何不熟察其心跡而遽疑之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遣使誅之希憲覆奏帝怒希憲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于天下為宜詔遣使按問事竟無實希憲每奏事帝前議論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

臣乃爾木強耶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若去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廉希憲

九

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秋坐事罷相一日帝問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因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須沙糖作飲阿合馬餉之二斤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餉求活也帝聞乃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擾民不便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擾民希憲欲奏之國壻大懼入語公主公主出飲

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以鈔萬五千貫還民自是
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相阿里海牙下江陵請
命重臣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承制授三品以
下官希憲冒暑疾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
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
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
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乃擇二十餘人隨
才授職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
獲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先時江陵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三

廉希憲

二十

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發
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飢大綱
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
臨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
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
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
不愈十四年春召還京師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
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
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

疾希憲謂之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田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于己謂臯夔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論曰希憲負青雲之願至以臯夔稷契自膈欲追跡于

三代此其志豈小哉受世祖恩遇知無不爲是時邦家

初建萬事草創希憲居樞軸之位則能挈綱維明條貫

成一代之規受專閫之寄。則能詰奸禦暴。安民養士。使疆土日闢。折衝萬里之外。及當成敗呼吸審察機宜。伐謀制勝。用力少而成功多。可謂拔萃之奇才也。值阿合馬奸回貪冒。動相牽制。與之終始。不然以希憲之才。當此位望。其功謀亦曷可勝道哉。

